

峨眉派弟子奔赴抗倭战场 东亚三国纷争的壮烈往事

峨眉

上卷

于铁成

又见青山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峨眉

上卷

于铁成 又见青山◎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峨眉 / 于铁成、又见青山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104-0796-3

I. ①峨… II. ①于… ②又…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5473号

峨眉

作 者: 于铁成 又见青山

责任编辑: 余守斌 熊文霞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280千字 印张: 17

版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796-3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1 倭寇

这些倭寇常年来犯，凶狠强悍，往往身负重伤仍敢冲杀。一般明军卫所官兵根本无法抵挡，往往一触即溃，连刀枪都扔得满地皆是，有时甚至两三百倭寇就能撵在千余明军背后狂追滥杀。只有在胡宗宪、俞大猷和吴惟忠的部属面前，倭寇才讨不去便宜。

此次来攻的倭寇大多是日本浪人武士，若论单打独斗，戚家军士卒本难抵挡，所以双方人数悬殊，却始终战了个平手。

12 太监之奸

严年鹤没等他说完便扯着公鸭嗓喝道：“好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君是什么，君可是咱们皇上啊！要是人人都可以不听皇上的话，还要军纪国法何用？这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吴将军，朝廷里大人们都说您劳苦功高，将士归心啊。哦对了，您的人马还叫戚家军呢，戚继光死了又轮到了您，大概这些个兵都只知道您吴大将军，却不知道北京城还有位皇上吧？”

严年鹤这番话说来，让在场的游击、都司们又惊又怒，按照这厮的话来说，吴惟忠以下官兵岂非不遵朝廷节制甚至心有反意了？这种话一传出去，恐怕就是一场腥风血雨！

22 一死锄奸

严年鹤大急，也再顾不上许多，赶紧趴了下去伏在李长风的胸口追问道：“究竟藏在哪儿，你他娘的快说呀！”

就在这时，李长风从袖中悄悄摸出了峨眉刺，运足了最后一点力气对准严年鹤的胸膛，一击而中！

只听铛的一声响，严年鹤那肥大的身躯就被这峨眉刺顶得直挺挺摔了开去，原来他竟然在外衣内套了件带有护心镜的软甲，李长风拼死一击，竟然功亏一篑！

33 好吃街

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吃。所以，无论是江南，还是塞北；无论是京城，还是蜀地，几乎每一个城镇，都有这样一条街：街上挨家挨户都是卖好吃的东西的，什么蟹黄小包、凉拌鸡丝、芝麻火烧、春卷豆花……虽然都是小吃，没有大酒楼里的水陆八珍，但每一样小吃都能让你品尝之后，唇齿留香，经年难忘。

秀甲天下的峨眉山下便有这样一条街，它的名字就叫做好吃街。

44 杀人夜

一路狂奔，须臾便来到了那些血腥的尸身旁，县城的衙役还没有到。血腥气依然没有散去，在这浓烈的血腥气之中，仍然有一缕奇异的香味。小鱼蹲下身子四处打量了一下，突然如同一头豹子般一跃而起，身子凌空扑进了一丛灌木，抓住了一只手！

51 峨眉派

峨眉武功讲求先诱后打，后发先至，除长剑以外，更有诸多常人匪夷所思的兵器，如蜀中随处可见的茶馆里的长条板凳、老人行走之时借重的拐杖、樵夫担柴所用的扁担——诸如此类，无不可入武功，无不可成招数。

通天大师一生所学剑法为二，一是猿公剑法，一是越女剑法，这两种剑法一为至刚，一为至柔，学武之人原本只能学其中之一，否则混淆并学，终其一生也只能是学成“四不像”，甚至可能走火入魔，后果不堪设想。

偏偏通天大师天赋异禀，竟能将两种剑法学成并能融会贯通，早以达到了神游物外，剑气随心的最高境界。是以，当世武林，通天大师以剑法为天下第一，并无争议。

65 我要投案

小鱼呵呵一笑道：“在下是前来投案的，你哥子快去禀告你们大老爷就是。”矮个衙役轻蔑地一笑，上下打量着小鱼笑道：“你娃硬是个刁民哦，年纪轻轻，胆子不小，投案，投啥子鬼案？”

小鱼笑道：“峨山镇上李家院坝头三条人命案，那三个人就是在下我杀死了的。”

两名衙役闻听此言吓得俱是一抖，矮个的衙役突然扔了棍子边向里跑边喊道：“妈哟，杀人的来了，杀人的来了，快去喊大老爷升堂！”

77 寿筵前夕

通天大师道：“按理说，这小猴儿已经长大成人，就该告诉他这些事，让他去找寻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老衲总有些不祥之感。这孩子的身世恐怕极不寻常，他那襁褓之中，无一字迹，用的布料显然也是临时更换的，与那颈中挂珠完全不搭调。可见送他来的人，并不想让人猜到他的身份。那颗珠子，原本也没有什么记号，但是老衲当年身在先皇左右随侍，怎会看不出那乃是皇家大内之物？”

无穷大吃一惊，道：“师父是说……”

通天大师闭上了眼睛，叹了口气答道：“无穷，你也曾出入宫禁，也知那皇家的事是如何之凶险。这孩子出生不久便被送到这峨眉山来，或许说明他的父母已遭不测。倘若现在教他得知了自己的身世，恐怕大祸立刻便到降临在他身上。老衲，绝不能眼见这样的事情发生。”

94 群雄拜寿

唐九伏地不起道：“此乃是在下嫡亲的幼妹琳儿，因误中奇毒，特来求大师慈悲为怀，不吝相救。”

听得此言，无穷不由得一诧，问道：“世人皆知四川唐门乃天下第一用毒高手，既能用毒，必能解毒，令妹这事……”

唐九道：“大师有所不知，我唐门的确对毒药有些心得，却也并非江湖中传言得无所不能。幼妹琳儿，从小心地善良，对本门用毒的法子也很有些不满，总想研制出

些解药来，克制毒药。在下虽然并不赞同她的想法，却也不愿干涉。其实研制解药，就必须以身试毒，方能检验……”

114 乱局

帐篷之中只有一个人，一个席地而坐的女人。

沈月奴换了一件衣服，这是一件腰身紧束却又十分合体的大袖丝袍，连那覆面的紫色纱巾也已经变成了淡黄色的，她笑吟吟地看着小鱼走进帐篷，然后跪直了身子，在席子上深深地行礼。

小鱼心中暗奇，这死丫头突然行起了上古之礼，又打扮得愈加美丽，又想搞些什么古怪？不过此刻自己孤身前来赴宴，也算是暂代峨眉派门下，却也不能失了礼数。

所以尽管还在腹诽，却也快速来到客座，深深地还了一礼。

沈月奴轻轻一笑，直起身子，取过几案上的羊脂白玉酒壶，双手为小鱼斟满了一杯酒，道：“其实听到峨眉派掌门人通天大师文冠当世，武功绝代，门下弟子也无不文武双全等传闻久矣，今日可见一斑。奴家以古礼待君，君亦以古礼还之，实在难得。”

139 夜战

在悠扬的钟声里，小鱼突然醒了过来。映入眼帘的，是帐篷穹顶之上系着的一簇鲜艳如火的野花。野花无芳，身畔有香，如兰如麝。小鱼的眼睛盯着那簇野花，倏然出手，一把擒住了身旁那人的手腕！

入手的一段皓腕十分柔滑，却无人惊叫。小鱼转过脸来，却见被他擒住的沈月奴正目不转睛地瞪着自己。

见小鱼转过脸来，沈月奴才冷冷地开口道：“原来你不是傻瓜，而是一个登徒子！”

156 唐九

小鱼上下打量着唐九，吃惊地道：“大哥，这狗儿是你藏在身上的？”

唐九嘿嘿一笑，却不答话，只顾在怀中摸索着什么。

小鱼心道，这位结义大哥还真是花样百出，不知道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居然把小狗带在身上，这可一个活物哦，居然就这般毫无破绽地被他藏在身上了，除了这只小狗，他的身上还会带着些什么？莫非，大哥的身子原本并不是外表看上去那般肥胖，而是衣衫之中藏着太多的秘密么？

187 黎明之前

通天大师轻咳了几声，低语道：“哎……如果有两只手，却只能保住一只，你们会砍断哪一只？”

段云峰一愣，问道：“师父，您说什么啊？”

通天大师摇了摇头，却从怀中摸出一只布包，递与无穷，道：“几番拈起几番新，子期去后孰知音，天心有月门门照，大道人人放脚行……无穷啊无穷，今后的峨眉派，就全都交与你了，云峰啊，你可要尽心……”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不语了。

无穷与段云峰一惊，忙扑近看时，却见通天大师竟已然圆寂了。

两人重重地跪倒在地，无声地哭泣起来。

208 出峨眉

袁子让道：“一切都已准备停当，随时便可出发，你二人还有何事要我帮助，不妨道来。”

小鱼忙道：“还有一事想劳烦大人，小鱼此次回来时骑的是我家少帅赏赐的一匹大宛汗血马，此马寄存在好吃街刘大叔的客栈，这次出来也无暇相顾，可否派人去将马儿取回，便暂放在大人衙门处？”

袁子让应道：“无妨，此事我即刻要肃超亲自去办。”

小鱼与沈月奴点了点头，起身告辞。

袁子让忙道：“小鱼，你且等等。”说罢转身从柜中取出一物，递与小鱼，又道：“小鱼你此去一路艰险，此刀乃当年戚元敬戚大将军自用之宝刀，如今便转赠与你罢，我不过一书生耳，留此刀无非令其蒙尘矣。愿你继承戚大将军遗志，为国为民，英勇杀敌。”

230 水路

那对面拦江大船上的人马见官船对直开近，一时之间纷纷奔上甲板，看那人数，竟有百八十人之多。

韩铁索见此脸色更是苍白，小鱼笑道：“韩大哥不必担心，只管带人保护好咱们这只船便是，那些人让在下去对付。”

韩铁索却哑声道：“这如何使得？韩某奉了袁大人之令要保护千总大人周全，岂能遇事反让千总大人率先涉险？这个前锋便让韩某当了。”说罢挣起身来，嘴咬短刀便跳下船去。

248 生疑

小鱼笑着摇了摇头，道：“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千总，啥子将军……”正说着，猛然听得对面大船上传来砰地一声响，接着便是沈月奴的惊呼！

小鱼也顾不上与易三叔说话，立刻飞奔到对面船上，只见沈月奴倒还完好无损，只是脸色惨白，见到小鱼只是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小鱼正要询问，只听韩铁索在舱内急道：“大人，这胖子死了！”

小鱼心中一动，赶紧走进舱中，只见那胖太监委顿于地，两只眼睛微睁着，双眉正中却多了一个圆圆的血洞，眉眼也被烧黑了一片，脸上依然是惊疑不定的神色，似乎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死去。

258 死别

小鱼抱着樱子渐渐冰冷的身体，看了看陈千重，道：“多谢陈大哥了。”心中却更是疑惑，这位结义大哥究竟是什么人？为何感觉许多事便是从他突然现身好吃街才开始的？为什么他知道这么多事？

陈千重似乎看出了小鱼的心思，点了点头道：“贤弟，愚兄知道你有话想要问，但你不必问，问了我也不会说的。你只需记住，愚兄是受一个你最亲近之人相托来帮你的。至于他到底是谁，将来你会明白，此间之事已经了却，为兄告辞了。”

倭寇

1

这绝对算不得什么好天气。

天边的乌云仿佛翻滚的巨龙，黑沉沉地直压到了头顶。

大海中那咆哮的巨浪反复地撞击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有如雷鸣一般的巨响。

李长风却稳稳地站在海滩边的一块巨石之上，怀中抱着和乌云一样黑沉沉的长刀，如木雕泥塑般凝望着大海。

已经七天了，出海的弟兄们怎么还未归来？

这风是越来越大，浪也越来越高了，若是再有几个时辰的话，就是想回恐怕也回不来了。

一想到这里，李长风就恨得气冲胸臆——那个该挨千刀的严年鹤，不男不女的死人妖，如果不是他在军中胡言乱语干扰众将行动，自己也不必耽误了整整一天，才能找到机会设法将斥候队派出去，若能提前一天，弟兄们怎么还会碰上这场暴风呢？

李长风进了这戚家军也有十五个年头了，军中的“老人儿”都是跟大海打了交道的，按照他们的话说，这样的天气，就是龙王爷收人的日子到了，不是水生水长的活物统统都要被它收到龙宫去当祭物的。

这些年来李长风自己都已经是个“老人儿”，这样的天气也早就不稀奇了，但这次却不同啊，那没回来的船里面，还有五十多个手足一般的好兄弟……

想到这里，李长风不由得鼻中一酸，难道自己麾下二十多名弟兄就这么完了？

沙场争锋，其实生死早就已经交给老天爷了，既然当兵吃粮，也就不能太在乎自己这条性命，何况自己还不是为了吃粮才投军的。李家虽然并不是大富人家，但还不缺衣少食。当年泪别父母恩师，就是为了驱除倭寇，精忠报国。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一想到这个，李长风不禁感到胸中热血翻腾。倭寇猖獗，自己这个巴蜀汉子年少时就已立志要为国尽忠，铲奸除恶，也因此深受师父喜爱。

拜别恩师，泪辞双亲，他走出峨眉山，出川万里来到这天下闻名的戚家军，当上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兵卒。

一转眼便是十五年了，十五年沙场征战，他浴血抗倭破敌无数，周身上下早已是伤痕累累。

戎马倥偬多年，少有还乡，其中一次还是因老父病故，回乡奔丧。虽不敢自比岳武穆般的大英雄，但摸着自己的良心说，精忠报国是真的在做。如今的自己已是这戚家军里威名赫赫的游击将军了，但这几年自己却感觉越来越憋闷了。

有时候想想，还是当小卒时候好啊，虽然无权无势，但是操心的事也少，只管吃饭睡觉杀敌便是，哪里像现在，为了不得罪那些天良丧尽、狗屁不通却压人一头的死宦官，还要学着奉承，忍着怒气，说着口不对心的官话才能毫无掣肘地去干事，去杀敌。

还记得当年戚大将军还在的时候就说过，在这群狗材面前万事都要忍，忍不住也要忍，不然这用无数弟兄性命换来的抗倭大业也就毁于一旦了。如今，统领着戚家军万余虎贲的浙江副将吴惟忠大人，也是如此秉承了戚大将军的故制。

不止一次看到苦心经营了数年才布置妥当的灭倭计策被那几个宦官一两句话便弄得进行不下去时；当看到某个同胞兄弟只因得罪过某个太监就在战死后被安上了懈怠无能的污名时；当看到忠信睿智的吴将军也要在这些死人妖的夹缝中苦苦支撑时，李长风总是恨不得活剐了这群太监。

他真的想不通，究竟朝廷在想些什么？派来一群不男不女的宦官监军，一个个脑满肠肥阴阳怪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打起仗来一个都看不见，领功时抢得神勇无比，稍有差池便忙着将责任推诿到在刀尖子上打滚的军将们身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背后有人轻声唤道：“将军！”

不用回头，便知道是自己的亲卫家丁李柱，这小子处事机灵，刀棒精熟，十五岁起就跟在自己身边，如今已是多年，虽说名义上是名家丁，其实军功不断，身上已经有了千总的记名官衔。原本有不少机会到营中补个实缺，但他死活不肯离开李长风。其实，说起来整个戚家军中大部最初原本便是戚大将军自行招募而来，许多将领都蓄养着人数不等的家丁，这些家丁武器甲冑往往要比普通士兵更好，作战也更加勇猛。李长风虽然已有将军之衔，但游击并非大将，俸禄也不过了了，家中又无余财，因此也只得李柱一人，并无其他家丁。

李长风道：“你娃娃跑上来干啥子，风硬湿滑的，你在这上头又站不住脚。”

李柱笑道：“没得事啊，小人这不是站在将军的身后了嘛。”

李长风不由得一笑，他是很喜欢这亲卫家丁的，机灵无比，功夫也不错，也是川中子弟，还是自己半个小老乡。有的时候，看到他还能想起自己最疼爱的小师弟司徒小鱼来。记得自己当年下山投军时，小鱼儿都已经十岁了吧，如今，那个活蹦乱跳，常把峨眉山上下闹得到处都不得安宁的调皮娃娃有多高了？身体是否已经像自己二十岁时那样强壮？

李长风看了一眼身后侍立的李柱，不由得思绪万千。

正恍惚中，忽见有一盏孔明灯在已是漆黑一片的海面上左摇右摆地升起，李长风心头狂喜，正要奔下礁岩，却又发现海面上升起了两盏灯，他不由得心中一跳，紧盯着孔明灯道：“出事了，他们后面有人追赶，柱娃儿，传令下去，要弟兄们即刻接应。”

孔明灯升起后没多久，一条小船就从浪尖之中钻了出来，这小船有如一枚果壳般在滔天的巨浪中抛上抛下，不过舵手显然是位干才，虽是如此的大风，依然鼓着全帆急驶向岸边。

不过，在这种天气还要张着全帆，可见船上的人是已有拼死之心了。

李长风久经沙场，怎能不明，不由得直跺脚，这贼老天，怎么就偏偏在这个时候要起风暴。虽然此时小船离岸已经很近，越到岸边海浪越猛，那只小船还能坚持靠岸吗？

突然，传令回来的李柱急唤道：“将军，您看那些是啥子？”说着向海面上一指。

李长风忙凝目望去，只见小船的后面不远处又出现了一些影子，此刻天色已暗，离得又远，看不清那些是什么，但从那行进的轨迹和动作上看，正是倭寇最常用的快船“浪里钻”！

李长风心中大急，赶忙向已经赶到身边的王都司道：“立即给出海接应的刘正、杨威他们发讯号，让他们赶快回来，要快。”

望着李长风因为焦急而有些扭曲的面容，王都司和李柱都大吃一惊，不由得问道：“将军，您这是怎么了？就算有十艘‘浪里钻’，也不过能乘一百多人，我们岂不是轻易就可以把他们吃掉了？”

李长风反问道：“‘浪里钻’乃是近海船只，去不得远，咱们眼下所处之地百里之内都没有半亩地大小的礁岛，这些浪里钻是从哪里来的？”

王都司毕竟也是老军，猛然醒悟道：“将军是说远处还有倭寇的大舰？”

李长风点头道：“倭寇的大舰都是涂的黑漆，这样的天气咱们看不到他们，

但他们看咱们却是清楚得很，只要咱们派出去的船一靠近，他们船上的大炮就该轰过来了。”

李柱急道：“将军，如果让刘千总他们把接应的船撤回……”

李长风道：“事有蹊跷，但我敢肯定倭寇是不敢开炮打他们追赶的那条船的，这一定是船上的弟兄已然得手，倭寇投鼠忌器，否则他们的小船早就被大炮打碎了。”

说话间，刘正、杨威等人出海接应的船早已撤回，就连被倭寇追赶的那只小船也终于靠到了岸边。那船刚靠岸，便有四人跌跌撞撞地跑下船来，当先的那人手捧着一个布包踉踉跄跄地跑来到李长风，扑通跪下，带着哭腔只喊了一句：“将军，东西抢到了，但只有标下四人逃得出……”话未说完便一头软倒在地。

李长风刹那间只觉得心如刀搅，自己派出了二十名精锐好手，这便是有十多人阵亡了！

此时，只听身边王都司喊道：“将军，倭寇的船已经近了！”

李长风闻言随手拔出长刀狠狠地冷笑道：“来得好，传令下去，老子不要活口，拿这些倭奴的脑袋告慰阵亡弟兄的英灵！”

他话音未落，那十余艘浪里钻便已靠岸，船儿尚未停稳，上面的倭寇便嚎叫着各举兵刃冲上了滩头。

李长风长刀高举大喝一声：“随老子杀敌，退后者立斩！”

王都司等将士带领着后面的两百多名士卒听到他的喝声后立时齐应一声，迎着倭寇杀了过去，这些人与倭寇常年打交道，而且个个都是精锐悍卒，自然敢于冲锋陷阵。

李长风见此情景哈哈一笑，也举刀直奔倭寇而去。

两股人马立时便砰的一声撞到了一起！

虽然后发，却是当先冲入的李长风暴喝一声，挥起自己手中那柄重达四十八斤的厚背大砍刀直劈向面前的一个敌人。

那名倭寇见刀劈下，忙举起手中的武士刀去封架，但却感到手中一轻，还未回过神来，便连刀带人被李长风劈得斜肩带背断成两截，污血飙起数尺。

李长风纵声长啸，脚下毫不停顿，接着便又扑向另外一人。

其实，倭寇的东瀛武士刀制作十分精良，凶猛无比，明军普通装备的制式刀剑往往抵挡不住，以至于戚大将军在世的时候还专门发明了“竹枪”予以克制。而李长风这把又厚又重的大刀却又不同，东瀛武士刀虽强，却总在他的刀

下望风披靡。

当然，刀好不过是一个方面，身为峨眉派当代掌门人通天大师的首徒，李长风还不到二十岁时就号称“刀枪双绝”，纵横巴蜀无人能敌，从军十年，在他刀下殒命的倭寇早已不计其数。

一百多名倭寇虽然凶悍狂妄，但在这些戚家军精锐悍卒的攻击下也不得不步步后退。

李长风口中呼喝有声，手中大刀砍伐有如破竹，突然，猛听得一声暴吼，接着一股劲风便呼啸着直直地砸向他的面门。

李长风心中暗惊，脚步一拧，上身后仰，手中将长刀一横，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他竟被这一击打得连退出数步，这才稳住身形。

2

巨汉！

简直如同峨眉后山老林的巨熊一般的巨汉！

不仅是李长风，所有刚刚占了上风的明军将士见此情景个个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来，一招便将李长风击退的竟是一个身高丈二，全身肌肉暴突的巨汉，一般军士站在他面前竟犹如孩童一般。

那巨汉前额黑发剃得精光泛青，后脑梳着倭寇惯扎的羊角小辫，手中舞动的居然是一柄看上去足有两百斤重的镔铁狼牙棒。

他对李长风偷袭得手之后，趁着明军众人惊愕，狼牙棒更是如风车般在明军将士中狂扫乱砸起来。

转瞬之间，便已有七八名明军士卒被他的狼牙棒扫倒。

千总杨威见手下弟兄难以支撑，冲上前来硬接了一棒，结果整个人都被狼牙棒扫飞出阵，眼见已是不活的了。

李长风见状双目顿时血红，不顾尚有些酸麻的手臂挺刀直扑巨汉。

那巨汉悍然不惧，也一棒迎上前来，刀棒相交砸了个正着，又是一声巨响。

这一次李长风下了十成杀手，其实峨眉派武功中重枪重剑重拳脚，却并不重刀法，唯一在武林中颇具盛名的“峨眉夜战刀”还是小巧的功夫，并不适合军人在疆场上施展。

其实刀为“百兵之胆”，自古以来，习武之人用刀的最多，刀法之多也百兵之冠，但无论如何变化，关键还是“沉猛”二字。

李长风的刀法并非出自峨眉，而是在军旅之中实战积累而成，招数不过劈、一撩、一扫、一拨，说来极其简单，但那刀上不知染过多少敌寇的鲜血。本身的杀气就已让人不敢逼视，而助他运刀的内力更是出自通天大师所授“峨眉十二桩功”，修炼得极为深厚，尽管手中砍刀分量远不如对方狼牙棒沉重，却仍是一刀就将那巨汉迫得直退两步。

明军将士起先见这巨汉竟一棒打死了武艺娴熟的杨威，又将军中武功最高的游击将军李大人逼退，个个都惊骇莫名，手脚顿时慢了下来，于是又被这巨汉连续打杀数人。现在见李将军一刀就将他迫得后退两步，不由得高呼一声，精神再次振奋起来，又纷纷冲上前去与倭寇捉对厮杀。

然而，李长风却甘苦自知，虽一刀迫退那巨汉，但那硬碰之下，才发现此人并非只是力大，明显身怀强劲的内功，只怕还在自己之上，刚才那一刀虽然眼见是占了上风，其实自己胸口也有些气闷。

而那巨汉似乎却并未在意，他被一刀震退后，站定望着李长风狞笑一声，单手擎着狼牙棒，用生硬的汉话说道：“你就是李一刀？我的早就闻名耳朵很长，这次，是来专门找你的。”

李长风知道此刻军心都在自己身上，稍有示弱，明军士气便要低落，于是口中朗声笑道：“哈哈，格老子的，原来你这傻大个耳朵长。”

其实他知那巨汉是想说对自己闻名已久，听说过自己的名声时间很久了，不过汉话说得不通，但此时正好抓住他的语病说笑两句，这也是让军士们提气的好办法。大凡两军对垒，只有为将领者嬉笑怒骂自如，麾下的士卒也才大有信心，否则一个灰心丧气，就有可能导致全军崩溃。

那巨汉却摇头道：“我的耳朵的不长，你的武功很‘要西’，但你不是我的对手。”

李长风常年与倭寇对阵，知道“要西”是日本话“好”的意思，他也知道那巨汉的确没有吹牛。

日本人大多矮小，而这巨汉看上去却比两个日本人加起来都高大强壮，明显是天生神力，而一身的内功感觉又深厚得骇人，要想将击败，恐非易事。

巨汉见李长风没有答话，又傲然道：“李一刀，你的，可以歇口气再打过，我三十招内就可以杀死你。”

李长风不怒反笑道：“区区贼寇，大言不惭，老子今天就送你归西！”

那巨汉双手抱住狼牙棒，不屑一顾地道：“你的，哪里是我的对手？快去把你的刀换掉再来打过！”

李长风这时才看到，自己的厚背大砍刀竟已被崩开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缺口，这把自己从峨眉山上带下来征战了十年的宝刀竟然就这么废了，这倭寇高手不但武功高，恐怕那把沉重的狼牙棒也不是凡物。

李长风论武功眼界心思无一不是人中豪杰，转眼就想到，硬拼硬上最多八十招，自己必定落败，或许只能智取，使出峨眉派的小巧功夫，以四两拨千斤，方能取胜。

心下一定，随手便将大砍刀丢下，翻手抽出藏在怀中的一双精钢峨眉刺笑道：“好贼坏，可晓得此乃何物？”

见那巨汉摇头，李长风双手一分，那峨眉山在手掌中竟像车轮般旋转起来：“老子今天好教你这贼人知晓，这便是我中华武林峨眉派的宝贝，今天就让它来取你的狗命！”

言犹在耳，李长风便已揉身而上，峨眉刺直取巨汉双眼！

武林常言，兵刃交锋，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

那巨汉手中镇铁狼牙棒足有两百多斤，长有丈余；李如风的峨眉刺却长不过尺，重不过斤，然而两人这一交手，却完全把众人看得呆了。那巨汉手中的狼牙棒劈、盖、压、扫，风声呼啸，却无奈李长风何。反观李长风，竟像是巨汉的影子一般缠绕在他身周，双手峨眉刺，犹如两道光轮，招招不离巨汉眉眼咽喉！

有明一代，峨眉派正处于鼎盛时期，天下武林以少林、峨眉、武当为尊，这三大流派的武功各有千秋，又大为不同。少林功夫讲究外家神力大开大合，威猛刚烈；武当极重内功修习，天人合一；唯有峨眉武功另辟蹊径，轻灵智巧，拳打卧牛之地，擅以小搏大，以弱胜强，后发先至，集佛、道、儒三家之大智慧于一炉。

此时李长风所用兵器乃是一对峨眉刺，这兵器据传乃是古时女子发簪演化而来，是巴蜀习武女子常备的防身利器，也素为峨眉弟子入门必要修习的，峨眉派上下千余弟子，无论男女，几乎个个都能使用。

峨眉刺本身短小精细，使起来必走轻灵的套路，招式自然是曼妙无比。

而李长风此刻使来，又有不同，他固然也是身法轻灵，但个中杀伐之气却沉重得令人陡生寒意。

那巨汉连接十余招后，脸上早已没有了傲慢的神色，攻杀越来越少，防守

却越来越多。

两大高手对阵，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异常凌厉，周围不少明军将士与倭寇本都想向前为各自为主将助阵，却被那杀气逼得全身无力，无法近身。

不远处，李柱刚砍翻一名倭寇，正巧看到两名倭寇小头目正联手对付王都司，忙上前援手。

奔近一看，才发现那王都司左臂中了一刀，鲜血淋漓。这王都司原本就生得十分胖大，此时已是全身热气蒸腾，汗水与血水湿透了征袍，却仍悍勇之至，独斗两人却还大占上风。

那两名倭寇小头目显然也都受伤不轻，一个肩膀中枪，还有一个右腿似乎折了。

李柱奔到身边也不搭话，随手长刀便向那右腿重伤的倭寇头目攻去。

他的刀法乃是李长风亲自教习，也是招式简单而狠辣，竟将那倭寇小头目逼得手忙脚乱，右腿一蹶便跪了下去。

那王都司也是常年在刀尖上舔血的猛将，见势赶忙趁热打铁，长刀顺势斜挥处，那小头目的脑袋立刻飞出老远，鲜血飙飞如箭。

肩膀受伤的倭寇小头目见事不妙，竟开口大叫：“军爷饶命，小的也是大明百姓，是被日本人裹胁去的，小的情愿投诚！”

王都司怒道：“亏你还有脸说自己是大明百姓，竟入倭寇祸害乡里，饶你不得！”口中呼喝，手中长刀攻击愈紧，李柱也从旁助阵，那小头目格架不住，不消片刻，也被王都司和李柱乱刀砍倒在地。

由于戚家军人数比倭寇多了几乎一倍，基本上是以二敌一。

这些倭寇显然大多是日本浪人武士，个人功夫比戚家军的普通士卒要高得多，只不过这戚家军历来强悍，阵法精熟，又不畏生死，就算肚子被对手刺穿，也要坚持着把自己手中的家伙砸到敌人身上。

此刻阵中双方将士仍缠斗不休，而那巨汉则被李长风一步步从海滩逼进了水中。

原来巨汉的内功十分深厚，若只论先前的兵器，以狼牙棒对砍刀，也全占上风。两人要是捉对硬搏，李长风其实并无取胜把握，甚至稍不留意就会失手落败，于是他才当机立断，用一双小巧的峨眉刺对狼牙棒，以四两对千斤。

那巨汉内功虽高，兵器本也占着上乘，但李长风一味贴身近战，那长约丈余的狼牙棒，反而难以施展。他一生所学都是这狼牙棒的万军之中杀伐的功夫，若要弃了兵器空手对敌，恐也非自己所长。那李长风贴身缠斗，如影随形，小

小的峨眉刺不断刺中他的身体，虽然都不是要害，但也算得上是“千疮百孔”，疼痛难忍。

此人本是日本武林中最大的门派断水流门下一等一的高手，武功并不在李长风之下，论拼杀经验也并不比李长风少，但见如此下去不是办法，他突然放弃与李长风拆招，拼着挨上一刺，含胸一拔，身体猛然暴退数尺，随手狂舞狼牙棒，以防李长风再次贴近。结果虽然肩膀上中了一刺，血肉翻卷，但也果然摆脱了李长风这个“影子”，双腿完全退进了海水之中，只有小腹以上露出水面。

李长风暗道：“这巨汉倒也聪明，如此一来，我却也再无甚办法。”

原来，这巨汉此招虽然有些耍赖，但却十分管用，李长风若再攻上去，身子必然也进得水中，已经无法再依靠卓绝的峨眉轻功像影子般缠绕着他进攻，而若近不得身，那不要说峨眉刺，就是换了大刀或长枪来，又岂是那狼牙棒的对手？

正无可奈何之间，突然只听耳边猛然砰的一声巨响，那水中的巨汉晃了一晃，猛然低头去看自己的胸口，那里竟赫然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血洞！

巨汉低着头凝视了伤口片刻，突然一扬手将狼牙棒狠狠地掷向李长风，但此时力道已弱，李长风也不闪躲，反手轻轻抄住，几乎与此同时，巨汉便无声无息地仰面翻倒在水中。

3

李长风这才转身看去，原来却是亲卫家丁李柱，这小子一只手中还拿着一把拐子铳。

这拐子铳可以连射三发，人称“万胜佛朗机”，在戚家军这样的精锐部队之中也是少有。这把拐子铳，还是两年前吴惟忠将军送给李长风的，他自己素不喜欢火器，平时便交与李柱保管。那李柱却早就对这短小威猛的火器眼馋已久，一拿到手便天天练习，准头早就练得不错。刚才他一直想助自家大人一臂之力，但大人与巨汉缠斗之时，如若开枪，恐怕误伤，适才见巨汉退进水中，与大人相距一段距离，便瞅准时机朝巨汉胸口打了一枪，这种火器威力极大，弹丸已经穿透胸膛。谁知那巨汉内功如此了得，居然还能在临死之前将兵器掷出，作困兽一击。

巨汉一死，明军士气大振，倭寇锐气却当时便泄了。

这些倭寇常年来犯，这些人历来凶狠强悍，往往身负重伤还敢向前冲杀。一般明军卫所的官兵根本无法抵挡，往往一触即溃，连刀枪都扔得满地皆是，甚至有时候两三百倭寇就能撵在千余明军官兵的后面狂追滥杀。只有在胡宗宪、俞大猷和吴惟忠的部属面前，这些倭寇才讨不去多少便宜。这其中由于胡大帅的谋略、俞大将军的武勇和戚家军的坚甲利兵，都远比倭寇更具优势，通常还能大占上风。

此次来攻的倭寇大多是日本浪人武士，若论单打独斗，戚家军的士卒本难抵挡，所以双方人数悬殊，却始终战了个平手。但如今自家头领已死，倭寇的士气自是大大低落，不知是谁带头发一声喊，掉头就逃。

这下一来就像是点燃了导火索，倭寇当时就支撑不下去，机灵些的转身跟着便跑，呼啦啦的全都奔着浪里钻而去。

李长风见此时机大好，大喝道：“弟兄们，不要放过这些贼子，追上去！”自己提起巨汉的狼牙棒，纵身飞掠，刹那之间便到船前，对准船身便是一通乱砸，顷刻之间，那十余艘浪里钻已然被他砸毁了七八艘。

倭寇见状更是慌乱不堪，纷纷挤向剩下的三艘小船，一时间人头攒动叫骂之声四起，转眼间便有人开始自相残杀。

李长风心头暗笑，倭寇就是倭寇，关键时刻对同伴亦是心狠手辣。此时正是大好时机，李长风纵声长啸，就要下令将士们全力围歼，忽听得海面上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停留在海面上的倭寇大舰竟然向这里开炮了，眼下两军正相缠一处，这炮弹打过来岂不就烩在了一处？这日本人果然都是黑心的角色！

李长风不及细想，立刻下令明军迅速脱离战场，撤出海滩。倭寇残部也摆脱了追杀，手忙脚乱地扯帆拔锚，将船开入海中。但此时炮弹早已扑头盖脸地落了下来，两艘浪里钻连人带船被打成了碎片，只有一艘小车载了二十多名倭寇逃逸而去。

被炮弹抛进水中的倭寇拼命挣扎着，挤不上船的尚有二十余人，纷纷跪地狂骂大哭，被明军远远一阵乱箭通通射杀。

望着那唯一逃走的浪里钻，李长风不禁微微一笑，如此风浪，船上又超载了倍余人数，恐怕赶回大舰之前就要倾覆。

“大人！”李柱走上前来，将先前那布包双手递了过来。李长风打开一看，原来布包里是一个沉甸甸的长方形匣子，这匣子看来很不简单，非金非铁，却